

做梦,老话又叫“见周公”。周公就是姬旦,周文王的第四子,有平暴辅政之功,让位定礼之德,为后世所仰,圈铁粉无数。孔子

在了诗里。率军北定中原,陆游心想事成,极是过瘾。倘弗洛伊德得知,也会纳入理论例证,却也可能稍感遗憾,因为陆游的愿望达成,实在过于直接。弗氏认为,梦虽来自于

日有所思夜梦临

胡晓军

也在其中,曾伤感地说自己老了,有很长时间没梦见周公了。“见周公”由此而来,还前移为睡觉,因为只有睡觉才可能做梦。孔子仰慕周公,极愿回到周公所在的周朝,还说“吾从周”,所以他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。倘弗洛伊德得知,也会将他纳入“梦是愿望的达成”理论,作为一个例证。

现实,但与现实已有极大差别。换句话说,从来没有非常直接、单纯和坦率的梦。梦很狡猾,不会按人清醒时的思维行事,而会将人的愿望加以掩饰伪装、转移替换,使其变得模糊不清。专业释梦者的工作,便是替人清除那些掩饰伪装,纠正那些转移替换,将真正的愿望彻底还原出来。其中前提,自是需要了解梦者的生活、性格、情绪和愿望,以便将“夜有所梦”向“日有所思”作反推。这也就是弗氏的老本行——心理医生。

夏日五首

陆加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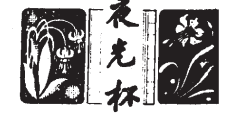
乡居逢小暑 豆架瓜藤满目新,田园居里洗烟尘。非因暑气侵心甚,早起来看捣练人。

与小昆山人有约 风息蝉鸣雨息云,华亭湖畔喜相闻。曲终人散言无尽,二陆书堂再访君。

蟠桃 人间六月见酡颜,八骏瑶池已杳然。香累枝头如旧梦,前尘想必散花天。

古猗园荷花 开轩面圃一池花,不系舟前忘饮茶。十里清香碧波里,蛙声疑似外婆家。

弗氏说得对。像陆游那样直白的梦虽然常有,但复杂的更多,否则中国人便没有解释梦的需求,周公解梦也就没有必要了。相传周公不仅善于理政,而且精于解梦,并有一部《周公解梦》传世,梦见何物代表何意,都有镜像般的对应,有一看就懂的,也有出人意表的。比如蛇乃可怕之物,常人避之唯恐不及;但若梦见有蛇当道,不但无害,反而是富贵发达之兆。若有幸梦到水蛇,则胜过发现桃花,明显是艳遇降临之征。再如与家人争吵,一般难免却须尽量避免;但若于梦中发生则佳,摔碗砸锅不嫌热闹,踢屁股卡脖子最是美妙,因为这居然预示了家族兴旺、生活美满。反梦还有许多,像梦里杀人梦外交友、梦里破财梦外得宝之类。可惜这种反梦我是从未遇到,苦于不能强致,只好靠看书过过瘾。弗氏写了一本《梦的解析》,对反梦也做了解



编者的话:茨菰、荸荠、萝卜、山芋、土豆、花生、芋艿、藕、山药……这些地底下的农作物给我们奉献给养。祖宗的土地是神奇的,四季轮转接食不辍。书写这些宝贝们,以知识、以审美观念、以土地情怀……给年轻人悦读。

竹峰写了一篇《萝卜干与茶》的围垦》,去过萧山之后。竹峰喜欢萝卜干。他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写过,“午饭时吩咐店家从湖里拽出竹篓,是鲜活的白水鱼,活蹦乱跳,只见得鱼嘴阔大,全身细鳞皆白。吃两三只螃蟹,饮五六杯黄酒,还有金黄的萧山萝卜干。”

我吃过很多萝卜干,用油和红辣椒一同炒起来,早上用来下白粥,最是相宜的。只是我不知道,它到底是哪里的萝卜干——西南的萝卜干偏辣,中南的萝卜干香辣,江南的萝卜干甜酸。有一次,我从网上买了几斤萝卜干,异常好吃,配粥,下酒,都很有风味。翻出包装来看一看,这一看才晓

得,包装上写着“萧山萝卜干”,邮发地却是在宁波的余姚。我只知道,余姚的杨梅和笋干都很好。从地理距离上来看,余姚与萧山并不遥远,大约风物也相似。笋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,萝卜也是,能出好笋的地方,必也能出好萝卜,这两样东西都是汁多肉嫩、甘鲜美好之物。笋在地底下,凭借竹鞭四处蔓延生

萝卜上署着农人的名字

周华诚

长,小小的竹节上萌发出来,你不知道下一根笋会在哪里冒出来。萝卜不一样。萝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你在一个地方播下萝卜的种子,萝卜一定只会在那里长出来。萝卜是个老实人。萝卜老实,故我老家也有很多。父亲每年都会播种一些萝卜,不止我一家,我们村人家都会播种一些萝卜。这样到了冬天,下雪的时候,家家都能用萝卜炖肉骨头了。早些年,大家都以萝卜块炖肉骨头为幸福生活



竹报平安 (中国画) 陆大同

释。梦确实是现实生活的镜像,但非一个,而是多个,它们时而分裂,时而混淆,时而衍伸扩展,最终变得大多连自己都不认识了,由此造成许多梦与愿望不太相干甚至相反的情况。不过纵然千变万化,它们都无一不是梦者自己的化身,所以好梦也好、噩梦也罢,都是在达成愿望,有的正向,有的侧向,有的则是反向。这使我想起了林黛玉的那场噩梦,认为弗氏说得有理。一天,凤姐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宝钗笑嘻嘻地向黛玉道喜送行,说她的父亲升了官、娶了妻,还把她许给了继母的什么亲戚,马上就要来接她回去……黛玉大惊,抱住外祖母求救,老太太总是脸漠然说,做了女人总要嫁人家,你在此地终非了局。黛玉再寻宝玉,宝玉先是涎脸玩笑,后又正色诚恳,竟用小刀划开胸口,用手扒拉着要把心掏出来给她看,不料心没掏出,人已咕咚倒了……此梦尽管复杂,但所有片段都可视为黛玉愿望的达成——愿父亲活着但不愿他续弦,更不愿父亲为自己择偶;愿与宝玉成婚但不愿宝玉态度模糊,更不愿宝玉为了爱她而自残自伤。至于贾母,也是反梦,事实上贾母非常关心黛玉,只因黛玉心中仍有不足,才有此节。黛玉梦醒,一身冷汗。

纵然危情已解,却仍郁郁惨惨,只因她的心头已打了个死结,以致害怕再度入眠。由此可知,噩梦乃是愿望较深不得纾解,长期抑郁不安所致,若加上体虚脉弱,则得之更易。弗氏说得对。人若常做重复的梦,往往意味着他的身心有些问题,而且这种重复的梦,往往被小时候的印象所左右。几十年来,我有时梦到在考场上答不出试卷,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,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钟飞转。母亲宽慰我说,这个梦既是我儿时的记忆,又是我性格中责任心和上进心的反映,劝我减轻压力,放松身心。然而没用。我虽按她的建议做了,但这个梦仍回来,还会来。

我没有宗教信仰,不信上帝阎王。之所以对梦好奇,不是想预测未来,更不是要占卜求签,而是希望探知原因、试着了解自己。这一点我倾向弗氏。我没有西式思维,不信任欲决定毕生。这一点我倾向周公。思来想去,觉得解梦析梦,中西古今既都有理,也有问题,若是综合两条思路,最为稳妥可行。一条便是中式的“日有所思”,不管好梦噩梦,都是自己的梦,都应感到亲切。好梦醒后不必过于兴奋,噩梦醒后不宜过分伤感,一场

看过纸帐铜瓶室主人的文章很多,近来又有《民国老味道郑逸梅谈吃》(北方文艺出版社,2018年)出版,字里行间不失其“旧闻记者”的本色。这一点是和其他谈吃的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,郑谈吃的文字多和当时名人有关,与其说谈吃莫若说是谈人。周谷城喜啖豚蹄;申石伽喜啖莼菜;沈钧儒喜啖上海功德林的“烧老豆腐”,并叮嘱厨师加四川辣酱;苏曼殊喜食苏州采芝斋的“粽子糖”,自号“糖僧”;鲁迅有胃病,是由于早年在南京时,多食辣椒所致;吴湖帆常食河豚,因其戚孙邦瑞为江阴人,江阴人烹饪河豚有术;陆澹安曾食熊掌,曰“无佳味”;周瘦鹃曾在沪西愚园路邀客赏梅,所备饮食看碗均为梅花瓷品;平襟亚家贫,父母,思啖马鲛鱼,未得。此后平生终不食马鲛鱼;吴稚晖喜食锅贴,指的是南京牛肉锅贴,一顿可食二十个;白蕉喜啖鸭肾,人以鸭肾换其书;于右任能自煮羊肉,得蒙古人亲授,有成吉思汗羊肉、高加索羊肉等名目;章太炎香烟不离口,有时上课时误将粉笔当香烟,往嘴里塞,引得哄堂大笑;俞曲园喜食杭州涌金门外三园豆腐干与岳坟烧饼;步林屋嗜烟酒,每日茄力克一听,三星白兰地一瓶;陆丹林喜食狗肉,市上所售火腿即狗肉;邓散木喜食花生,每以花生酱佐餐;刘海粟喜食上海邵万生醉蟹;高庆奎在宴席上吃整盘排翅,原只烤鸭;程砚秋豪饮,绍兴酒白兰地来者不拒,但若座有恶客则滴酒不饮;马连良善烹饪,海蜇炒鸡丝、炸牛肉丸子都是拿手菜……

书中讲了许多吃的故事,也讲了人是否能“断食”。李叔同《断食日志》手抄本,藏朱孔阳家,郑曾阅读。书中记录了断食后每天的生理变化,有头晕、胸闷、肩痛、舌生白苔、流涕、咳嗽等。“断食”并不是绝对的不吃,梨、橘、香蕉等果品能少量饮食。“这本手抄本,是弘一弟子某以三百金出让给孔阳的。”

有许多美味一旦生病就不能吃了。文中提到胆结石禁忌的食品,比如乳酪、蛋类等油腻的东西,只好多吃蔬菜。“那么我平常喜吃的红烧蹄子、蛋饺、蛋炒

梦而已,我又不是皇帝,占卜吉凶何为。一条是西式的“愿望达成”,无论正梦反梦,都是自己所愿,都该觉得欣慰。不用懂什么本我、自我和超我,无须谈什么潜意识、力比多和性倒错,一场梦罢了。为人中外古同今,日有所思夜梦临。假象真情作略析,周公弗氏两相参。

饭、猪油菜饭等等,都在禁忌之列了。从胆结石,我又想到老同学叶圣陶和吴湖帆来”。原来叶圣陶也有胆结石,手术后取出一看很大,遂自称“胆量不小”。吴湖帆也有此疾,取出石头后“异想天开”,拿去请陈巨来刻方图章,石质疏松,不克奏刀,遂作罢。

读了这么些人谈吃的文字,似乎没有一位会漏掉京师的美食。相形之下,上海的美食却可有可无,至多是个点缀。文中提到,“京俗,会馆之堂会夜戏,有搭桌请客者,谕知长班,设灯果之宴于楼,则主客且饮且观,乐乃无极。灯果者,八碟六碗,而终之以面。果席者,异于灯果,十碟,四小碗,六大碗。上京师酒席,例于大菜(指燕窝鱼翅)而言之,有甜碗四,如山楂酪之类。盛夏以四冷碗代之。冰碗者,为鲜核桃、鲜莲子、鲜藕之类,上覆以冰”。京城生活之惬意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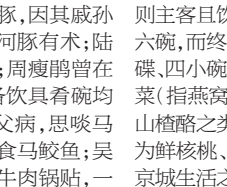
郑逸梅谈吃

施之昊

书中有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一篇,讲各类蔬菜瓜果。记得有一年的中考作文题目是《我也衔过一枚青橄榄》,我至今没有衔过青橄榄,不知何味,据说就是颇有回味的意思。苏州人把橄榄叫“青果”十分形象,讥人鲁莽,事过始知者曰“乡下人吃橄榄”,盖愚昧不识果味,初觉苦而掷,终感甘而满地遍家也。郑氏提到橄榄,佳果也。为七闽百粤间产物。其树耸矗苍绿,花攒簇成球,实青碧可爱……有异种之方榄,类三角或四角,出两江州峒。见《桂海虞衡志》。又有乌榄,色青黑。见《本草》。范成大“乌榄霜柑尝老酒”之句,唯市间不易见耳。橄榄之功用,能消食,能解酒毒,能助茶香。橄榄核曝干烧之,能发火花,似兰之展瓣。闺房小女,常喜玩之……橄榄与佳栗同嚼,有梅花香,是与金圣叹所谓豆腐干与落花生同啖,有火腿味,洵属无独有偶。郑板桥有书斋号“橄榄轩”,并有此常用印。

书中提到沈苇窗《食德新谱》出版,这是一九八八年的事,书名由张大千手书,惜今已绝版,不知何日有缘一读。沈苇窗是张大千在香港的至交,是大千身边“四大金刚”之一。“苇窗”二字极雅,董桥客厅里挂着溥儒手书“蕉窗”,褚德彝字“松窗”,黄士陵曾刻“松窗”白文印。

吃了晚饭,我便领着女儿下了楼,到了附近的凤凰城公园里。公园里的人很多,女儿一个人跑到了荡秋千的地方,站在那儿,看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在荡秋千。那秋千荡得并不高,在小女孩的左右,是一对年轻的夫妇,那男子很潇洒,那女子也很妩媚。小女孩在这呵护里,脸上洋溢着幸福。女儿站在旁边看了很久,伸出舌头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,很渴望的样子。我看到了这一切,便走到了女儿的跟前。我知道女儿需要什么,这对年轻的夫妇也明白了我女儿的心思,便知趣地领着他们的女儿,去了别的地方。这个时候,我把女儿抱到秋千上,让女儿和秋千一起慢慢地荡起来。女儿站在秋千上荡来荡去,像一只空中飞翔着的燕子。荡完了秋千,女儿自个儿爬到跳跳板上,很开心地跳着,跳着……我坐到一个离女儿不远的蘑菇亭底下的长椅上,远远地看着她,看着在公园里慢慢散步的男人们、女人们、老人们、孩子们。这时,一对年轻的恋人亲昵地从我身边走过,毫无顾忌地牵着手,使我想起了我的过去。一对老年夫妇互相搀扶着,从我的身边走过,使我想到了我的未来……



这样的夜晚

鲁北

在这样的夜晚,在这花香四溢的公园里,我想牵着爱人的手,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。然而我却不能够,我只有一个人牵着女儿的手,在凤凰城公园里慢慢地走。就是这样的夜晚,我也很少拥有。更多的时候,是女儿一个人在自己的屋里,读遍了无数遍的小人书,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,读永远读不完的报刊,写永远写不好的文章。妻子经营着一个小摊位,为生而风雨兼程,日夜奋战,往往是很晚了才回家。我站在公园里,能想到她和顾客讨价还价的神情,以及把商品递过去,把钱收过来的身影。公园里的人渐渐少了,女儿也有了困意,我带上女儿走出公园。路上的行人已不多,那窄窄的马路显得少见的宽敞。夜已经很深了,妻子还在自己的岗位上。这如梦的夜晚,她何尝不渴望牵着我的手呢?劳动着是美丽的。我这样想着,和女儿回了家。我让女儿上床睡觉,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前,等待着妻子的敲门声。

十日谈

地底佳果 责编:杨晓晖

芋艿,江南遍植,闻说崇明芋艿为最。